

秦文君
大奖小说
爱藏系列

宝贝当家

BAOBEI
DANGJIA

秦文君

著

QIN
WENJUN



秦文君
大奖小说
爱藏系列



宝贝当家

BAOBEI
DANGJIA

秦文君
著

QIN
WENJU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贝当家/秦文君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8. 6

(秦文君大奖小说爱藏系列)

ISBN 978-7-5597-0671-3

I. ①宝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
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0257 号

秦文君大奖小说爱藏系列

宝贝当家

BAOBEI DANGJIA

秦文君/著

责任编辑 陈 曦 袁 佳

特约编辑 叶 瑛

装帧设计 刘 伟

封面设计 7 拾 3 号工作室

插 画 朱 铭

责任校对 施 威

责任印制 姬江松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7.125 插页 6

字数 120000

印数 1—30000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597-0671-3

定价:30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承印厂联系电话:0571-85155604

心香·可人	1
单身汉小韦	97
宝贝当家	149



心香·可人

一个是善良乖巧的女孩心香，
一个是活泼开朗的女孩可人；一边
是贫穷的双亲，一边是富裕的家
庭。她们竟是出生时被意外抱错的
孩子！如今真相大白，不同身世的
两个女孩和两家大人该如何面对这
一共同的人生难题？





—

下课铃欢快地响起来。

女孩心香头一个冲出教室，冷不防与站在外面的人撞上了，她抬起头刚想道歉，不料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那是个陌生女人，她直愣愣地盯住心香，还张着嘴，那神情不但像成语里的“目不转睛”，而且有点“呆若木鸡”。

“对不起。”心香说着，也开始注意对方。

那人高高瘦瘦，衣服很紧身，窄窄的，皮鞋却是圆头的，整个人像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“没，没，没什么。”那人透不过气似的，很紧张，像遇上鬼似的惊慌，“你，你是谁？你，你，你叫什么？”

心香也慌了：碰上个奇怪的人。

正在这时，班里拥出一拨同学，有男有女，其中还有黄可人。黄可人见了那人，立即像花蝴蝶一般扑过去，搂住人家，踮起脚，很有美国派头地在那人脸颊上亲了几下。

“亲爱的姑妈！”黄可人将娇滴滴的嗓音拉开，“小熊表哥也到了吧？为什么他不来学校接我？嗯，气死我了！”

“可人，你长高了！”那人说，“也胖了。”

原来是黄可人的姑妈！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。心香安心地往校门走，不料，又听见那个姑妈问：“可人，前面的女孩是谁？”

“她也是我们五（1）班的，叫郁心香，嘻，名字跟郁金香只差一个字。”黄可人说道，“姑妈，你特意从美国赶回来为我过生日，太好了！现在请带我去丽达商城买礼物吧。”

心香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。

哦，黄可人真是个阔小姐，过生日不同凡响。听说她家气派得像电影里的总统套房！心香这么想着，到了街上。

太阳很好，秋天黄绿相间的叶子让阳光照得金黄色一片，很耀眼，看看也感觉心情好起来。

很快，就路过了丽达商城的大门。听说这个商城的东西全中国最贵，一块毛巾就得一厚沓钱。心香从没进去过，她没钱，再说即使她成了富翁，也不会犯傻，到明知



道很贵的店里去买东西。

她暗暗笑黄可人不聪明，竟要拉姑妈来这儿买礼物。

穿过闹市，她拐进小街。远远地，她朝前方眺望，随即就忍不住奔跑起来，背上的书包也像是激动的孩子，哐哐地敲打着她。

“妈！妈！”她亲热地喊着，冲刺一般奔过去。

“哎！慢慢的，别摔着！”妈叫道。

心香上前扶住妈。她的妈妈有严重的类风湿病，全身的关节都变形了，走路腿都酸疼。

“妈，中药喝了吗？”心香问。

“喝了一大碗。”妈微笑着，走路时尽量不让膝盖往前突。

心香也笑笑。多少年来，她听到妈说吃过药了，心里就相信妈好一点了。唉，妈妈太可怜了，天天守在家里，做病魔的奴隶。

心香家住的是一间十个多平方米的小灶披间，原先是房东的厨房，没有窗，只有一个排气口，房间终年是黑的。好在妈妈很聪明，她让爸爸在木门上开一扇窗，这样，只要拉开窗帘，那特制的窗就送来了光线。

“好饿啊！”心香进了门，放下书包就掀锅盖找吃的。妈每天都早早地准备好可口的午点：桂花糖粥，或是一碗

小馄饨，有时是麻油蛋羹。妈说这些自己做的午点不费钱，可心香却相信这是世上最美味的点心。

“别找了！”妈妈含笑地说，“你爸让我今天别做午点。”

正说着，门外响起一阵铁器的咔咔的响声，准是爸爸那辆老坦克一般的破自行车，一搬弄它，每个零件都会发出噪音，吵吵闹闹的。

“是啊，我说今天别做午点了，不穷酸了，咱们消费一次！”爸爸大声接着妈的话说着，咚一下推开门，把右手高高举起。

爸爸手里提着一条青鱼，很大，乌青色的，那鱼活蹦乱跳地挣扎着。

“爸爸，”心香吃惊地问，“下午有集市的，你不做生意了？”

“小孩别问大人的事！”爸兴冲冲地说，“今天收摊不干了，少挣几个就少挣几个！看，这条鱼五斤半，我谁也不卖，带家里来了！”

心香着急地说：“应该卖了它，换了钱能给妈买药，给我交学费。”

“我说不该卖！”爸不悦地放下大鱼，掸掉衣襟上的鱼鳞，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这个卖鱼的天天把卖不掉的小





猫鱼、小死鱼拿回来煮了吃。今天，享受一下！”

“心香，”妈笑咪咪地说，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我知道，今天是我生日。”心香轻轻地说。

“你没忘？”爸爸说，“没听你提过，我还以为你糊涂了！”

心香偏过头去，红着脸说：“才不会忘呢！”

妈慢慢地走近心香，扳过她的脸，说：“心香，你不愿大人花钱为你过生日，是吧？”

心香点点头。

两滴泪顺着妈清秀的脸庞淌下来。“多乖的孩子，她是穷怕了……要是投胎在好人家，小小年纪怎么会……”

“说什么废话！”爸发火了，“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养不起你们吗？我再无能，也能供女儿上大学，为老婆医好病。”

他发火的样子十分可怕，像要爆炸似的。

心香怯怯地看了一眼爸爸，连忙屏住气做功课。她怕爸爸生气，怕他一气之下走掉，不再管她们了。当然，她从不把这藏在心里的担心告诉任何人。

爸爸发完火就去杀鱼，也许杀鱼很顺手，他又高兴起来，哼了两句老歌，走过来，像扔炸弹一样把一个油哈哈的纸袋扔在心香面前。

纸袋散发出诱人的奶油香，心香打开它时，忍不住咽

起口水。啊，里面是一块香香的蛋糕，特别精致，最上层镶着五颜六色的小水果块，樱桃、橘子、黄桃，啊，像一朵花纹美丽的花。

心香捧在手上，左看右看；就是舍不得吃。她说：“留着欣赏吧，一掰开就破坏它了。”

“笨蛋！”爸爸笑了，“留着会变质的，吃吧。糕饼店里的蛋糕可多了，这一种叫水果布丁，又显眼又高级。”

心香把布丁掰成三份。爸不肯，他将分给他的那份掰开，一块塞给心香，另一块给妈。

“我有好吃的！”他说着，掏出大前门香烟来抽。爸爸抽烟没什么瘾，只在最高兴或是最生气时抽。现在他眯缝着眼，美美地抽着烟，看着母女两个推让着这块布丁。

“是你生日，该你吃。”妈妈说。

“书上说，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。”心香说，“妈，十二年前的今天，你很苦的吧？”

“那天可真玄！”妈妈说，“那时，我和你爸爸还在黑龙江当知青，半夜我突然临盆了，你爸赶紧借个推车送我去卫生院。卫生院只有一个值班的医生，刚把我送上手术床，外面一阵大乱，有个产妇也快生了，把那个医生忙得……”

“你妈疼昏过去了几次。”爸说，“我在手术室外听她叫



喊，我急啊，急得把嘴唇都咬破了。”

心香听后，怔怔地想了半天。突然，她把手里的舍不得吃的布丁全塞在妈嘴里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吃饭。桌子很小，为了不占地方。但桌上的菜却很丰盛：渍鱼片、糖醋鱼块、头尾汤，妈虽然行动不便，可她心灵手巧，做的饭松软可口，做的菜香气四溢。

爸爸打开家里那台九英寸电视机，那小电视年代太久，图像一扯一扯，屏幕四周“雪花飘飘”。爸摆弄了一阵不见好转，烦了，关上了，说：“去它的，不看也照样过日子。”

妈说：“电视得买，心香大了，电视会带给她信息。唉，这个家让我拖累了，一年的药费够买两台彩电！”

爸说：“别急，咱们算算怎么省出钱买电视。”

他们两个大人头凑在一块儿，拿着笔，一笔一笔在灯下算细账。心香知道，爸妈实在是需要钱，家里太穷，爸爸挣的钱要养活一个病人、一个学生。她悄悄地想：让我快快长大，挣很多钱，再也不让他们为钱操心。

夜里，心香躺在搭起的小板床上，突然想起黄可人，她一定在狂欢吧？或者穿上了丽达商城买的裙子？正想着，听到妈在说爸：“心香大了，不许你再对她板脸训斥。”

爸说：“板脸不是对孩子，我是怨自己无能，让她受委屈！我命还算好，坎坷了半生，老天同情我，给了我个好女儿！唉，再累再苦，一想起有个心香，心里也甜。”

那是心香头一次听到爸爸说这样的话，他一直是凶巴巴的！心香只觉得心里涌出烫烫的东西，鼻子发酸，几乎要哭出来，可她忍住了。

睡梦中，心香甜甜地微笑，这回，她压根儿没想黄可人排场很大的生日宴会，而是梦见爸爸拉着她和妈妈在草地上旋转，奔跑。



二

黄可人今晚可笑不出来！那是事出有因，不光是阔小姐撒娇。

本来，爸爸妈妈请了许多宾客来为她过生日，而且，姑妈和小熊表哥也赶来了，这是快乐的事。她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做一个公主般的女孩，被所有人宠着，陪着。

可谁料到，一切都乱套了。

首先是姑妈变得心不在焉，陪她去丽达商城时，一个劲儿地追问郁心香的情况。起先，可人还饶有兴致地告诉姑妈，郁心香是个书呆子，常去图书馆抢位子。后来，她被问烦了，噘起嘴巴说：“别再提她了好不好？我今晚还没有称心的衣服呢！”

姑妈连忙点点头，说：“可人，走，给你买衣服去。”

两个人走到专卖少女服饰的地方，那儿各色服装多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可人欢喜得哇哇叫，可姑妈却兴致不高，说：“你选一套，我们买下就走。”

“你得帮我参谋，姑妈！”可人叫道，“你先说，哪一套是世界名牌？我要吓我的同学一跳！”

姑妈耸耸肩，说：“你还有这个怪癖！得纠正一下！”

想想，黄可人哪听得惯这个，她赌气地随便点一套衣服，说：“就买这个好啦！”

姑妈也无心久留，付了钱，带着可人回家去。一进家门，就把正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的爹地叫到书房里密谈。

可人妈妈拖着皮拖鞋，“拖——拖”地过来了，问可人：“让我看看，姑妈给你买的什么高级礼物？”

可人懒懒地说：“你自己看吧。小熊表哥呢？他怎么不露面！”

妈妈打开包装袋，端详了那套衣服一眼，说：“谁选的？”

不用说，可人知道妈不喜欢，妈买东西很挑剔，讲什么“颜色协调”，要么“大方气派”，还有，“小孩的衣服不能有成人味”。现在，妈微皱着眉头，不像在询问，很像在追究责任。“我忘了！”黄可人说着，飞快地走到自己的卧室，拉开橱门。她要另找一套衣服穿，至于这一套姑妈



送的衣服嘛，塞在大壁橱里就是了，妈看不见它就会消气的。

一会儿，妈来了。妈总是那么漂亮、修长，与矮胖的黄可人一点都不像。也许妈妈为此不安，所以总是给可人用心打扮。这不，她拿着一套米色的呢裙走进来，说：“换这个，我昨天给你买的。”

“颜色不好看！”可人吵着，“我喜欢橘黄色。”

妈耐心地说：“你肤色黑，穿米色的文气大方，像个小姐！”妈边说，边给她换装，又给她戴头饰，理刘海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才说：“好，现在你像这个家的小姐了。”

妈总那么说。黄可人总觉得妈妈是为了不让她自己丢脸才费心为丑女儿装扮。其实，可人并不丑，去年她送给小熊表哥一张照片。他说：很清秀。事实上，她本人还比照片好看一点。实在是妈妈太漂亮了，她在妈身边就显得难看起来。

黄可人心灰灰的，没什么笑容。妈看她一眼，自顾自走出去，在关门的刹那间，妈说：“等会儿出来招呼一下客人。你爹地请了半客厅客人，我头都晕了！”

漂亮的卧室里只剩下黄可人。好没劲！她知道爹地在跟姑妈谈话，此刻不会理会她；妈妈打扮完她，就像完成了任务，根本不可能再找她。从她记事起，妈就没陪她玩

过，她看见别的妈妈亲自己的孩子，总是很羡慕。

妈妈从不亲她，她好像只是可人的美容仪表顾问。

门外，有人敲门，她满怀希望地叫道：“进来！”可进来的只是保姆肖阿婆，她说让可人马上去向客人道谢，客人正送生日礼物呢！

“哎，我去看看，有没有有趣点的礼物。”可人走出卧室。

客厅里，一大圈皮沙发上坐满了客人，正在向可人的妈妈送礼呢，好像过生日的是妈妈！

“快！”妈妈叫道，“可人，快道谢！”

那些客人送的礼，可人一样都看不上。什么纯金小挂件、女式手表，她都有，也不稀奇。其中有两个客人送钱，多怪，难道可人家的钱还不够用吗？

可人虽然赌气，可还是道了谢，她有点怕妈妈逼人的眼神，她很想让妈妈喜欢她，妈最恨她在众人面前不乖。

客人们开始夸奖可人，弄得可人不知该站着听下去还是该走掉。站在那儿她很想打哈欠，可妈正盯着她。

好在，来了小熊表哥。

表哥探进半个身子，对她招招手。可人像看到救星一般地跑出客厅，也不管妈开始大皱眉头。

表哥虽然名叫小熊，听起来是一个咬人的动物，可实

